

# 创意劳动与具身实践： 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向度

■ 胡玉宁 肖欣耘

(滨州医学院 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山东 烟台 264003;重庆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74)

**【摘要】**手作体验是当前在青年群体中涌现的一种新消费趋势,该现象的流行反映了青年群体更加注重具身参与、灵活自由、个性创新、社交分享等消费体验。本研究通过对“咕卡”手作群体的结构化访谈,从文化心理学、身体哲学的融合视角揭示了当代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及其价值。研究认为,以手作体验为代表的创意劳动满足了青年的个性化需求,“以手传心”的实践性参与激活了青年感知力,手作体验的场景互动促进了青年的共同创造和学习。手作劳动可以使青年在焦点实践的心流体验中释放审美想象力,能够真正回归到劳动主体性的价值本体。这启发我们,学校劳动教育要以焦点实践丰富劳动教育方式,提高青年的情绪调节能力,以统合劳动和审美的教育实践释放青年的审美想象力。在多元劳动形态并存的时代,广大青年要以具身实践弘扬劳动精神,通过创造性劳动深刻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创意劳动 手作体验 具身实践 劳动主体性 审美力

手作体验是当前在青年群体中涌现的一种新消费趋势,该现象的流行反映了青年群体更加注重具身参与、灵活自由、个性创新、社交分享等消费体验。作为当代青年参与社会文化实践、开展创意劳动的具象形式之一,手作体验现象的兴起展现了一种新潮、流行的消费行为风格,这种更加凸显“手动模式(手工制作、亲力亲为)”的身体参与实践行为,可作为观察青年创意劳动和文化心态变迁的一个窗口。为探寻当代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心路历程、美学感受与具身实践,笔者在2023年1月至9月对“咕卡”手作群体进行观察、访谈,从文化心理学、身体哲学的融

收稿日期:2024-03-24

作者简介:胡玉宁,滨州医学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意识形态、青年媒介文化与传播;

肖欣耘,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联202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智库重点专项)“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变革对青年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23-zkzd-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合视角揭示当代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具身实践策略。作为手工劳动迭代产生的一种新样态,当前青年热衷的手作体验洋溢着创意劳动的审美志趣,透射出身体哲学的精神魅力,这种充满创意和快乐的劳动形式正在青年日常生活空间中热烈上演,依稀映射出手工劳动形态不断发展的时代轮廓。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一直以来,“手作”一词具有宽泛的内涵,其往往以嵌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样态呈现,无论是绘画、编织、雕刻、刺绣、印染等传统手工技艺,还是美食烘焙、花艺设计、缝纫布艺、美妆品制作、3D打印等各种手工DIY,各种形式的手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伴相生,手作形式也在不断演变。近年来,各类手作体验馆、工作室和创意集市在城市空间不断涌现,从戳戳秀、珐琅摆件、陶艺制作,到黏土玩具、贴纸手账、火漆印章、“咕卡”……这些凸显个性、创意、趣味、灵活的沉浸体验式消费,深受青少年群体的青睐。在快节奏、高压、强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手作体验已成为青年闲暇生活的选择之一,数字媒介也为青年交流和分享体验提供了广阔的交互空间。此外,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催生了许多新型的创意劳动形式,主要体现在数字内容创作、数字设计和艺术、社交管理与营销、平台教育与培训等领域。所谓“创意劳动”,是指创作者通过独创性和创新性的思考、设计、制造、服务等活动,创造新的、有价值的成果的劳动形式。青年参与手工体验消费可以被理解为创意劳动的一种表现,这种参与不仅满足了青年个性化需求,活动过程的创造性、实践性和社交性也能将消费行为转化为一种充满创意的劳动过程。本研究认为,手作体验消费市场不仅满足了青年对独特、创新、有趣体验的个性化需求,也创造了一个更加多元、有趣的文化和创意空间。在创意和分享精神的催化下,手作体验成为当代青年一种流行的消费形态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青年媒介文化实践的新样态,勾连起青年对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美好想象。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手作形态的流变与青年的创意劳动有何关联?为什么青年会热衷于当前新兴的手作体验形态?青年热衷手作体验现象彰显的劳动主体性品格对进一步理解劳动和劳动教育具有哪些启示?这些都是本文研究和探索的议题。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手作”“手作族”“手创”的学理性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来自设计学领域。现有研究认为,现代都市的“手作现象”是源自传统手工艺的形态转化的文化再生产活动<sup>[1]</sup>,手作设计的当代意涵体现为对个人生活方式的想象与对集体文化的认同<sup>[2]</sup>。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来看,创意劳动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现象或是文化群体现象,更多地呈现出当代青年将休闲娱乐与工作相融的生活方式<sup>[3]</sup>,呈现了一种从兴趣探索、身体技艺到地摊展演的身体实践逻辑<sup>[4]</sup>。也有研究以手作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职业认同、艺术生产模式和文化遗产意识塑造等问题<sup>[5]</sup>。可见,针对青年热衷手作体验现象的既有研究,已初步涉及田野调查方法和文化社会学、美学等视角,并从身体实践逻辑对青年手作群体的文化意涵进行了初步分析,但缺乏对当前青年手作体验具象形态的观察与相关实证研究。基于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思考,本文选取在青年中具有代表性的手作体验形式——“咕卡”开展案例实证研究,并尝试从文化社会学、身体哲学的理论视角,通过网络社群观察、访谈等方式,探析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向度。

## 二、创意劳动:当“咕卡”成为青年的社交密码

在当前“手作热”的经济背景下,手作体验的新材料、新形式层出不穷,“咕卡”就是当前青年手作体验的“网红”品类之一,因其原材料丰富多样、小巧轻便,且制作技术相对容易,具有创意个性、技术速成、经济便捷等特点,广受青年喜爱。它最早源于韩国“饭圈”,“粉丝”制作“咕卡”主要运用在对偶像“小卡”的装饰上。近年来,以“咕卡”为主题的图文、视频信息增量迅速,在青年群体中兴起了“万物皆可咕”的“咕卡”潮。截至2024年2月,小红书有超过76万篇关于“咕卡”的笔记,话题浏览量达16.09亿,其在近180天的热度超过了96.42%的兴趣爱好类热点话题。抖音“咕卡”话题累计播放量45.78亿,快手“咕卡”话题累计播放量23.95亿<sup>①</sup>。为了对青年手作体验的这一典型现象进行全面观察,笔者自2023年1月起以参与体验者的角色,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社区进行体验和互动,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对受访者条件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了12名受访者参与访谈研究,表1为受访对象的基本情况。在半结构访谈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记录、收集访谈内容,访谈大纲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受访者对“咕卡”的态度与感受、“咕卡”过程的讲解与感受、“咕卡”成品的说明与反馈等,同时根据受访者个人情况进行问题的微调,引导受访者从多个角度呈现自己与“咕卡”的相关经历与个人体验,从而保证访谈内容与个人的贴合度,尊重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呈现。

表1 典型“咕卡”创作者基本信息(按访谈时序排列)

| 受访对象编码 | 年龄 | 性别 | 粉丝数量/总点赞数 | 开始时间/作品数量    | 销售数量 | 访谈时间    |
|--------|----|----|-----------|--------------|------|---------|
| G-B    | 19 | 女  | 358/2358  | 2022年9月/86件  | 18件  | 2023年1月 |
| G-X    | 22 | 女  | 659/2678  | 2022年10月/32件 | 17件  | 2023年1月 |
| G-J    | 19 | 女  | 358/2653  | 2022年3月/62件  | 52件  | 2023年2月 |
| G-Z    | 27 | 女  | 263/623   | 2022年11月/45件 | 11件  | 2023年2月 |
| G-Y    | 18 | 女  | 3320/7962 | 2022年12月/30件 | 17件  | 2023年3月 |
| G-Q    | 29 | 女  | 486/4608  | 2023年2月/50件  | 32件  | 2023年3月 |
| G-W    | 24 | 女  | 189/567   | 2023年1月/20件  | 2件   | 2023年3月 |
| G-S    | 20 | 男  | 501/2310  | 2022年12月/33件 | 13件  | 2023年3月 |
| G-K    | 25 | 女  | 120/883   | 2023年1月/115件 | 80件  | 2023年4月 |
| G-H    | 24 | 女  | 349/1029  | 2023年2月/24件  | 2件   | 2023年4月 |
| G-N    | 25 | 女  | 1501/4162 | 2022年12月/45件 | 12件  | 2023年4月 |
| G-P    | 23 | 女  | 283/4026  | 2022年3月/380件 | 170件 | 2023年5月 |

### (一)手作体验的创造性劳动满足了青年的个性化需求

设计源于思维和创意,是创作者审美理念和情感能量的传达,情感因素对艺术设计的感染

<sup>①</sup> 数据来源:抖音、小红书、快手站内搜索。

力具有直接作用,设计激发着人的情感,同时又把人们对情感的关注融到设计当中,最终以有形的物质形式承载了无形的寓意,从而给人提供情感上的精神满足。“有些时候因为生活中某个喜欢的东西有了灵感,脑子里就出现把它设计成卡套的样子,我会在网上看有没有满意的和售卖的,一般是没的,所以就会想可以自己做一个。比如,小橘猫‘咕卡’贴纸就是我根据自己的猫画的,最后粘在自己照片的卡套上,代表猫猫在陪伴我,它对我很重要。做成后就觉得很开心很满足,是我独一无二的猫猫‘咕卡’。”(G-W)可见,手作体验具有设计的品质内涵,是一种参与创造性劳动的过程,青年通过亲身实践和动手操作来创造、制作或完成某种物品、艺术品或手工制品,在这种极具参与感的手工劳动中能够亲身感受到创作的乐趣和成就感。“咕卡”的过程既是一种手、眼、脑协调交互的过程,也是“咕卡”作品从构思设计、创意制作到作品呈现的过程。“做的过程其实不是一时的,要先选好贴纸材料,有时候还会约画手设计特定的贴纸,到货后,会先拿着材料设想一下怎么融合,才会开始下手,过程中有时候也会纠结,拿着贴纸在卡套上四处比对,脑子里会有画面感,再去确定贴到哪。”(G-Z)从自主选择材料开始,随着青年对于材料特征的解剖与了解,他们逐步完成了对材料的把握,并基于创作理念完成思维从借鉴到自发的自然过渡,通过不断的“实践—反思—实践”,他们会随着自己手作的节奏表现出犹豫、果断、怀疑、肯定等情绪,即眼所见与心所感的融合,青年就是在这样循序渐进的手作体验中完成了对作品理想雏形的构建与完善,这一过程也以鲜活的姿态被封存在物中,成为其不可复制的个性化特征。“买的卡套和自己做的总会有出入,自己做的才是心里真正想映射的物件,虽然需要创作时间,但我具有创造它的自主权……先随心选择想做的,选材料精剪后再构图拼贴,一切跟着当天的感觉走”。(G-Q)可见,与传统手工技艺不同,青年喜欢的手作体验并不偏重于对精湛繁杂的技艺与实用性的追求,更为侧重通过沉浸式的物件制作达到一种安静和自由,这种具象化的劳动承载着他们的想象力、情感思绪和创意表达。而且,青年更加喜欢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个性化的商品,而手作体验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个性化定制的途径。青年通过创作素材的选择、色彩的搭配、个性化创设等方式表达独特的审美和品味,并通过手作成品去释放青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其成品也凝结了他们的情绪基调、审美偏好与艺术想象。

## (二)“以手传心”的实践性参与能够激活青年感知力

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在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sup>[6]</sup>手工劳作伴随着人类一路走来,触觉作为感官系统的基础,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基础之一,手作体验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活动,青年通过手指穿梭于材料之间,视觉和脑力通过触觉互相协调,能够亲身体会不同技能的运用,在锻炼实际操作能力的同时也丰富了青年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咕卡”制作过程蕴藏的身体体验性和艺术性能够增强青年对外界的感知力,以“咕卡”的立体贴为例,立体贴常常会采用滴胶的方式呈现立体感,其对于胶的计量、挤、推、烤、风干无不需要触觉、嗅觉等感官作用。G-P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喜欢挑战极具复杂性的“咕卡”制作,“立体卡时间要长一些,我一般用量瓶去对A、B胶进行1:2的计量,再用搅拌棒朝一个方向不断地搅拌大概一分钟,开始有阻碍感,到后面就看不到丝状物了,就可以停了,再静止10分钟左右,等气泡消失,就可以倒入模具中使用了,也可用试管或针筒来滴,这个过程会有胶质的味道,相对刺鼻一些,但非常解压。”(G-P)手作体验中作用于感官的直接经验更为可贵,这是手作不同于

其他活动的特别体验<sup>[7]</sup>。“我喜欢‘咕卡’过程,比如‘咕卡’板之间的按压,用镊子撕下贴纸的解压和粘贴时的小心控制、对黏土的捏造、对滴胶挤压的控制,这些都掌握在我的手里,非常解压。”(G-H)通过实际动手参与,青年能够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获得强烈的身体在场感,那些手指的按压、捏塑等力量与技巧,在动静之间慢慢凝结为作品的呈现,这样的身体经验远比理论知识更为深刻,它能直接调动感官系统的运行,激发感官的敏感度,使感知更为直观而生动,从而增强青年的主观感受,并在身体实践的探索中逐步演化为有意识的认识、偏好和行动,激活青年感知力。

### (三)手作体验的场景互动促进了青年的共同创造和学习

手作空间为青年提供了创意的沃土,青年可以在手工体验的过程中展示和表达创意,还可以将创意转化为实际的产品,这种创意和生产的结合体现了手作体验具有创意劳动的本质。在手作体验的工作坊、体验馆等场景中,青年可以与他人互动、分享创作经验,这种社交互动也是创意劳动的一部分。手作空间成为一种媒介场域,社交互动促使不同背景和兴趣的青年之间建立联系,形成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传承文化的学习社群。青年本身处于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迫切需要满足社交、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特别是渴望社群的融入以及获得群体的认可,而手作空间为青年提供了合适的场域。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以小红书“话题”、微博“超话”等为载体的,因兴趣、爱好、共同价值追求等关系建立的圈层已成为青年参与社会交往、构建自我认同、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场域,为青年在群体中彰显个性提供了空间与平台。处于同一圈层的青年具有相似的生活形态、艺术品位,很自然就会产生更多联系。“‘咕卡’可以交到朋友啊,我刚开始每次做好就发给她们看,让她们帮我修改调整”(G-Q),“我很喜欢和单主交朋友,感觉我们有同样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欣赏”(G-Y),“其实做完之后被别人认可和赞美是很有成就感的”(G-B)。可见,手作体验的社群效应明显,圈层内部的有效互动对青年表达自我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手作趣缘的社群文化让青年多了一份与外界交流的链接,能更有效地筛选、找寻到与个体相似或是相互吸引的朋友。“我因为‘咕卡’认识了一个我同城的小伙伴,最开始因为‘咕卡’建立起联系,后来我们俩在聊天中成为好朋友,这是我认为比较惊喜的事情。”(G-J)一方面,社群文化圈层为青年群体认同、情感表达提供了平台,在趣缘团体的圈层内部,相似的价值观念与价值选择给予彼此交流的稳定性和信心,并建立起青年在现实世界交流的信心,青年能从手作体验的场景互动中更容易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虽然社恐,但关于‘咕卡’的聊天更像是分享,会有对对方作品的欣赏和小技巧的分享,是会有进步的,但不同于教学关系的压力,是轻松的。”(G-X)另一方面,他们在制作过程中关于技巧、材料等轻松愉悦的话题交流,也能让青年在与外界交流中有所收获;同时,制作过程视频的分享、点赞或成果的展示、售卖,更是社会对作品价值、个人价值的认可。

## 三、具身实践: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

青年热衷于手作体验的新消费行为,在工业化、智能化的现代生活中开辟出属于“手”的新天地,他们通过“手”再次让身体实践回归到日常生活,也让手作价值逐步回归。虽然从现象流行来看具有一定的突现性,但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手作体验形态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性过程,内嵌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情境之中。因此,本研究的焦点除了关注青年热衷的手作

体验对象之外,更要考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青年手作体验这一文化现象的生成与演变。身体哲学肯定了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强调身体行动或身体参与的实践逻辑对个体感知、认识、存在的重要性。身体哲学可以成为一个重新理解现代人生活世界的视角,本文尝试从具身性出发探索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建立一个主体性的、情境性的、流动性的框架,去观察和分析当代青年身体知觉与环境、身体意向性与他人乃至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 (一)身体与心智内化的心流体验为青年情绪赋能

从技术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手作体验是一种人与工具、制作材料进行交流的方式,手作体验的过程注重个人与材料的链接,即手与物通过个体的身体感觉进行链接,如视觉、听觉、触觉等,这些感知是个体认知、理解和建构身体实践逻辑的关键。手作体验具备沉浸式、高专注意度的特点,青年在“手脑并用”的手作过程中,能够内化身体与心智促使个体进入心流状态,即在高度投入和专注的情境中感受到愉悦和满足感。手作体验让青年不再是消费群体,而重新回归成为生产“物”的主体,手作过程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过程,将操作工具和制作材料进行融合的技巧就慢慢积累为一种具身知识,它既有感官作用下动手实践的刺激,也在意识层面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个人想象,从而充分激活身体在劳动中产生的心流。“专注于手工活动的时候会感到时间飞逝,生气的时候我就贴胶带做手工,沉浸式地去做想做的,就会忘了烦恼,做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而且成品还能让我有满足感,相当于蓄能过后再去面对困难。”(G-J)此外,青年高度专注、沉浸手作的过程也是挑战与技能平衡的过程,手作过程中可能涉及一些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这种挑战能够激发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前因为做卡砖的过程需要不断调整位置和使用滴胶,照灯后前后就合不上了,我在想是不是卡砖热胀冷缩,就用瓦数比较高的美甲灯照了后砖才合上了。还有覆膜照灯翘边的情况,也是改用了几种材料尝试,最后用了钢化膜,才找到了不翘边的方法。”(G-N)手作体验的材料非常多样化,从纸张、布料到金属、陶土等,在选择制作材料的过程中,青年具有完全的自主权,能够自由选择、构思、制作和调整策略。“作品的主题是多元化的,最近就是流行拼贴古风的,还能把它们做成剧情,像做连续剧那样,做的过程感觉能操控手下的世界,拼贴好就能得到这个世界的回应,可能心情差的时候故事感伤一点,心情好就呈现愉快的剧情,但成品一旦完成,就都是好的了。”(G-J)总体而言,手作体验可以为青年提供一种积极的情绪表达和情感体验的途径,在这样的焦点实践中,青年能够体验到专注的愉悦。将想象转化为实际作品的过程能进一步提升青年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不仅来自最终的产品,还包括克服手工制作过程中的挑战和问题带来的积极反馈。

### (二)思维和情感的显化为青年带来审美想象力的自由

手作不同于机器量产的大规模、标准化的方式,它强调个体的参与和创造,每个手工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手作过程以人的美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为主导,兼具技术性与艺术性,反映了制作者的生活趣味、审美偏好和个性创意。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当下,青年在手作过程中能够链接到个体的生活化体验,将自己的情感、审美和思想融入作品中,从而赋予手工作品情感的层次,彰显了手作体验的精神性和审美性价值。在手作过程中,青年能够回归自我状态,超越功利性追求的狭隘层次,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价值,他们将无法言说的情感以可见、可触的方式表达出来,实现情感的自由表达与压力释放。对于大多数青年而言,手作更多的是童年的回忆,在手作创

作过程中的自省和表达能够帮助他们挖掘潜在的情感层面,青年能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内在情感。例如,“咕卡”的基础做法便是通过各类款式的贴纸对卡套进行美化,使它们颜色多样、更具特色,这与童年时期收集、把玩贴纸、贴画的经历极为相似。“其实‘咕卡’主要元素很像小时候的贴纸,我老家门上贴满了小时候的贴纸,那时候拿着贴纸就随意贴,想把哪两个贴一起就贴一起,很随意地创造,贴完了还很开心,现在也觉得很好看。”(G-Z)“我‘咕卡’主要是装饰球星卡和动漫卡,小时候是收藏海贼王的贴纸,桌上到处贴,现在收集卡册,就转移到卡砖上创造了。”(G-S)人在孩童时期可以自由地以自身的情绪、喜好去选择手作的材料、多样的颜色、裁剪的形状等。于是,青年在手作体验的过程中,幼时残留记忆的复现或是环境的重现,能激发体验者的基本行为模式,让体验者在沉浸式手作过程中作出幼时自觉的反应,即“儿童自我状态”的复现,在这种状态下,青年能如孩童般自发、自由地表达自我情感与选择,这成为一种疗愈心灵的方式。此外,手作成品带给日常生活的艺术美感和仪式感,也将愉悦青年的心灵。手作体验需要全身心投入地选材,还要拥有一个可容纳制作的独处空间,沉浸式制作和全程的情感注入能够搭建起青年情感的载体,建立与青年心灵互通的安全通道。G-Y是名在读大学生,与其他手工博主相比,她“咕卡”的制作空间是相对精致的,常常伴有音乐盒、文创摆件,她善于用“咕卡”表达情感。“有情绪的时候也可能会融进自己做的东西里,我早期发过一个雪之华的卡套,就是我在听水果篮子的主题曲的时候做的,因为那个歌手声音给人一种温柔又很破碎的感觉,我被那首歌打动了,于是就一边单曲循环那首歌一边尝试把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用制作卡套的方式表现出来。”(G-Y)由此看来,手作体验带来的沉浸式独创性空间更容易让青年感知自身情绪并通过作品自然地将情感和审美需求表达出来。通过手作体验的艺术表达将内在情感转化为可见、可触的形式,有助于青年丰富生命体验,提升情感的深度和广度,这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为个体提供了更广泛的情感体验和理解生命的可能性。

### (三)身体在场的主体性契合了青年休闲美学的精神需求

手作体验过程中充分的身体在场感能够释放青年“作为创造者的人”的劳动主体性,他们对手作原材料的认知和加工过程,也是自我情感与作品融合的过程,这种具有高情感特征的实践活动能有效调解青年的情感状态。当前,青年面临学业负担、人际关系、就业问题等多重压力,这些都会使青年产生较为强烈的情绪反应。手作体验实现了劳动与兴趣的结合,可以为青年提供一种积极而有益的情绪调节方式,从而有助于缓解加速生活带来的压力。手作体验往往需要集中精力和专注力,例如在绘画、手工制作、编织等活动中,个体需要全神贯注地投入,这种专注的状态有助于将注意力从外部环境的噪声中分离出来,创造一个相对宁静的内在空间。青年参与手作体验通常是自愿选择进行的,这种自主性带来了对活动的掌控感。“第三个感受是驯服,我用这个词是因为在《小王子》里面,小王子跟玫瑰花是陪伴关系,这种关系也体现在彼此相互付出的精力或时间上。‘咕卡’是在安宁的时间里驯服我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比较浮躁的情绪。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本人也在驯服‘咕卡’材料,比如黏土,裁纸,是让它们从原来的样子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这是一种相互驯服的过程。”(G-W)在手作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创作方式,从而感受到对自身命运一定程度的主动控制。手作体验会给主体带来强烈的在场感,在繁杂现实世界中,身体“在场”是情感链接的关键,能沉浸于事

物过程本身的在场感,有助于青年在手作过程中感知自身存在方式并反思自我价值。G-J是一名大一学生,制作“咕卡”一年多,在多变的爱好中始终保持对“咕卡”的喜爱,是因为“咕卡”带给她平和的喜悦。“比起运动或者是打游戏这种兴趣爱好来说,我觉得‘咕卡’更健康,‘咕卡’带给我的感受是平静、喜悦和幸福。它能让你在频繁使用手机或者身体出现劳损的情况下,给你一种与事物比较平和的连接,并让你看到你自己当下的状态。”(G-J)“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边听音乐边‘咕卡’,十分舒适,并且因为我的职业是设计师,所以在搭配和构图的过程中会多一些思考,但这种思考又与职场的思考不一样,是自由无压力的,是随心所欲没有限制的,会很轻松满足。”(G-K)由此可以看出,每一件手作成品都是体验者情绪状态和创造思维的凝结,手作体验赋予成品灵魂和美的关键因素在于自我情绪状态的感知与自由创作的灵感。手作体验的时空场域给予青年情感载体,充分的身体在场感能让青年从刻板、疲惫的生存环境和外在压力下适度解脱,这种自由创造的实践活动能够有效地调节青年的生活。

#### 四、重思“劳动主体性”赋能青年劳动教育的价值向度

通过前文对青年沉浸手作体验内在逻辑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种以灵活性、创造性、趣味性、具身性为突出特点的手工劳动深受青年的欢迎。在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劳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以培养“爱劳动、会劳动、懂劳动”的时代新人为教育目标。新时代的劳动形态呈现“迭代”“交融”“创新”“复兴”的典型特征,手工劳动、机器劳动和智能劳动三种劳动形态并存,对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观、劳动品质和劳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sup>[8]</sup>。当前青年热衷的手作体验作为手工劳动迭代产生的一种新样态,洋溢着创意劳动的审美志趣,透射出身体哲学的精神魅力,彰显了劳动主体性的实践品格,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劳动和劳动教育的重要价值和实践方式打开了一扇窗口。

##### (一)以焦点实践丰富劳动教育方式,提高青年的情绪调节能力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第三产业劳动者规模逐渐增长,服务性劳动逐渐成为青年职业环境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劳动内容的转变自然要求青年劳动者具有管理和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为了确保劳动教育与现实社会生产生活实际相适应,学校的劳动教育内容也必须不断迭代,推出与新兴职业类型和职业生态相匹配的实践方式,这样才有助于确保青年学生通过劳动教育所获得的素养与技能能够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发挥作用。焦点实践是指集中精力进行某一特定活动或技能练习的过程,其思想本质就是要重新赋予技术在生活中特定的地位和角色<sup>[9]</sup>。青年处在自我确证的关键时期,要给予青年认识自我、认知世界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年沉浸手作体验就是一种焦点实践,手作成品的逐步成型过程也是创意显化、情绪释放与心灵休憩疗愈的过程。“作品是有温度的,里面充满的是我的情绪与感受,它不同的配色反映了我当时的情绪,有时候制作过程中的小失误,也会让我去想自己是不是太浮躁了。”(G-W)“我很多作品都是蓝色系的,因为制作过程带着我想静下来的心境,希望像天空或者深海一样静谧。”(G-X)青年通过材料的选择做自己的决策者、通过作品的映射了解自我内心世界,进而建构起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这有助于实现青年的自我创造以及自我发展与完善。手

作体验既能给予青年情绪释放的出口,也能尊重青年创意劳动的自主权,能够有效充实青年个体的生活。“用作品表达自己吧,因为语言的话感觉会缺少一种力量,不知道如何表达,有时候觉得自己表达言不尽意,但作品会跟着情绪走。”(G-B)因此,在劳动教育实践中,焦点实践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丰富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类型,焦点实践中潜在的情绪识别、理解、调节、表达和应对等机制,能够有效促进青年形成稳定的情绪调节系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劳动幸福感、获得感,建立优秀的劳动习惯、品质和态度。

### (二)以统合劳动和审美的教育实践释放青年的审美想象力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变革和应用带来劳动形态的多元化发展,技术力量的嵌入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从传统的体脑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休闲机会和自由时间去从事精神劳动、休闲劳动。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手段的探索性劳动和艺术性劳动或将成为当代青年面临的新兴职业形态,这种转变对劳动者的要求更加多元化,其中审美能力成了一项重要的素质。当劳动不再仅仅是机械的工作,而成为一种充满文化内涵和美学意义的活动的时候,个体对美的感知、鉴赏和创造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前文中所讲,青年在手作体验中能够实现思维和情感的显化,能够感知到作为创意劳动者的主体性存在,手作体验给予青年表达空间与情感载体,能够为青年带来审美想象力的自由。“我制作一个‘咕卡’作品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种随便贴贴没有灵魂,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那么随意敷衍,还是会追求好看的。”(G-Q)“自己的‘咕卡’和市场上售卖的是很不一样的,是有温度有情感的,会很合自己的审美和想法。”(G-W)青年通过对手工劳动内容和过程的审美感知和创造性思维,能够通过加工将普通的材料变得富有艺术性和创造性,这就是青年的劳动主体性和审美人格在文化实践和精神创作中的生动体现。因此,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该注重培养青年的现代审美能力,让他们在工作中不仅注重完成任务,而且能够发现工作中的美、欣赏工作中的美,并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工作增添美。这种基于劳动的现代审美能力培育,不仅能够提升青年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使他们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劳动需求,还能够提升他们对生活的品位和对美的追求,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注入更多的艺术元素。

### (三)青年要在多元劳动形态的创造性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

劳动是人类自觉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只有劳动与兴趣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劳动本质的回归。特别是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劳动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和演进,劳动工具呈现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传统的工作模式和岗位也正在被灵活的工作安排和个性化的劳动形态所取代。青年要积极适应多元劳动形态的发展现实,在广泛的对象化实践中积极参与劳动,不断提升劳动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从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现象来看,创新与分享精神催生了创意劳动方式,在美学研究视角中,创意劳动既是对马克思“劳动创造美”的劳动美学命题的论证,也是对满足个体与社会精神需求的休闲美学的继承与发展<sup>[10]</sup>。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中,创意劳动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形态和后工业时代新型的劳动方式,其“艺术生产劳动”的本质是对物质生产劳动的延伸,所形成的商品性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在感性驱动和理性执行中产生,并拥有商品的所有权<sup>[11]</sup>。青年的手作劳动只是日常生活中无要求、无限制的附加劳动,它既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也可以自由灵活地选择劳动地点,并且作为手作内容创意的生产者,他们拥有对作品的主导权。世界上没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材料,青年在制作每一件手工作

品时的心境也是不一样的,永远也不会有第二件重复品,手作的乐趣也体现在此,“有时候有些作品还有点不舍得卖呢,感觉复刻不太容易,因为我买的胶带都是一次性的,一个样式的贴纸只有一个,再买重复的就不太容易了,没法完全一样,还有心境的作用。”(G-Y)“我觉得赠送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可以作为礼物特别设计送给朋友,里面是有心意的,但是如果售卖的话,因为作品情感上的独一无二,会有舍不得。”(G-W)可见,手作体验的这种个性化特质不同于机器生产对个性的束缚,青年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物,在制作过程中融入自己自由的情感与想象,打破日常生活的拘束,并以“物体”的形式承载意识,表达青年内在的价值和情感。因此,青年劳动主体性的具象化呈现往往需要劳动与兴趣相结合,他们在从事自己喜爱的劳动活动中,更有利于激发创新性思维和想象力,在创造劳动价值的过程中抵达自我实现和精神满足,从而真正涵养一种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情感态度,进而确立自身在劳动中的存在价值。

**结语:**作为当代青年参与社会文化实践、开展创意劳动的具象形式之一,手作体验透射着青年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审美气质,也承载了青年情感表达、创意呈现和身体回归的精神需求。手作体验不再仅仅是闲暇娱乐的消费行为,那些深藏在焦点实践中的创造性、社交性、具身性已将消费行为转化为一种充满创意的劳动过程。本文对青年手作体验现象进行了剖析,揭示了青年沉浸其中的具身实践逻辑,同时,当我们以文化和社会的放大镜细细端详时还收获了惊喜的发现:年轻人在加速状态、竞争“内卷”的生活空间里,也可以如此富有诗意地打开一种快乐劳动、幸福劳动、创造劳动的生存方式。这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只有当劳动与兴趣相遇,劳动的主体性才会被真正地、彻底地呈现,而学校的劳动教育也应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方向,在创造性劳动教育理念下传承和弘扬劳动精神,通过具体的创造性劳动实践,使青年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使他们认识到劳动不仅是为了生存和发展,更是一种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广大青年也要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趋势,让指尖上的青春智慧在多元劳动形态的广阔田野里徐徐绽放。

## [ 参 考 文 献 ]

- [1] 杨茜茹:《日常的欢愉——现代都市手作现象剖析》,四川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 [2] 张 黎:《个人想象与集体认同:手作设计的当代意涵》,载《装饰》,2016年第2期。
- [3] 林莉莉:《新中产青年的重塑: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劳动与性别》,载《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第2期。
- [4] 张庆梅 黄海光:《从兴趣、技艺到地摊:青年“手作族”的身体实践》,载《当代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 [5] 何 佳:《都市手作艺术的实践调适与意义建构——以一位手作人近十年的个案为例》,载《装饰》,2021年第8期。
- [6] 卢 梭:《爱弥儿》,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2页。
- [7] 刘峻峰 曾艺伟 胡 泉:《手作:物化一段沉静而快乐的时光》,载《淄博日报》,2023年6月16日。
- [8] 毕文健:《新时代劳动形态下劳动者及劳动教育的新审思》,载《职教通讯》,2020年第6期。
- [9] 顾世春 文成伟 王 爽:《鲍尔格曼焦点实践思想生成的理论进路》,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11期。
- [10] 高 星 赵 雪:《劳动美学与主体生成——马克思劳动美学的生命现象学》,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 [11] 林 磊 冯应谦:《自由、自主与抵抗:作为创意劳动的网文创作》,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张 丹)